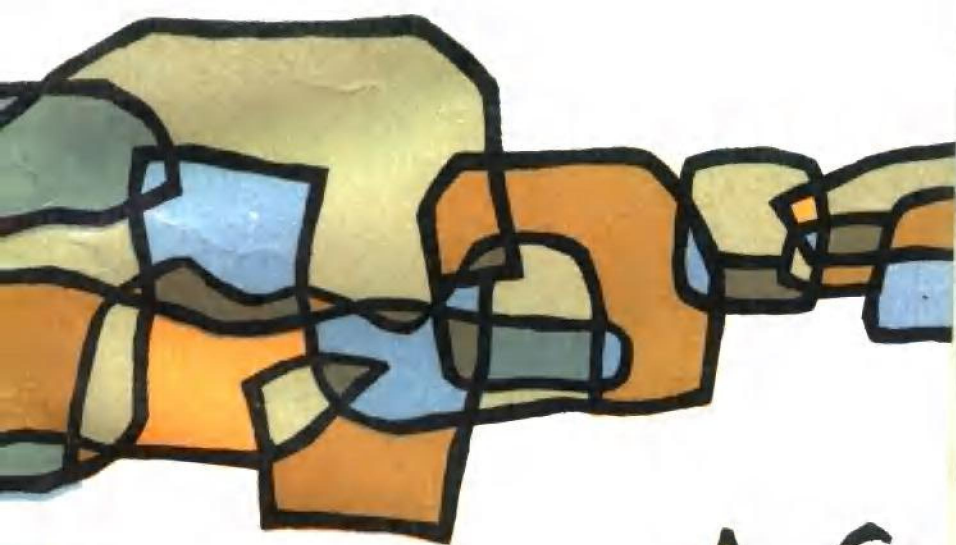


初恋

李 夏 著



CHULIAN

初 恋

李 夏著

责任编辑 杜霞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牛 栏 山 印刷厂 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7.75 印张 170 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册

书号:10267·68 定价: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集，共收入了三篇爱情小说。《初恋》写的是一位年轻而又美丽的姑娘，爱上了一个农民实干家，但她又被一个粗野无知的青年深深地热恋着，从而在她的爱情生活中激起了一层层富有戏剧性的浪花；《艺坛情侣》则是以传奇的色彩，叙述了两代民间艺人悲欢离合的故事。书中着重描写了一位被人遗弃的孤女，在瞎子老艺人的抚养下，成为一名演唱艺术家。她走过了坎坷的人生之路，猝然死在了心爱的舞台上；《深沉的爱》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对朴实、敦厚的农民夫妻，相亲相爱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，但是在“大跃进”的年代中，妻子忍饥挨饿，悄悄离开了人间。妻子之死，使丈夫肝肠寸断……

这三篇小说，文笔凝重，人物鲜明，故事新奇，通俗易懂，读来发人深思，催人泪下。

目 录

初 恋	(1)
深沉的爱	(79)
艺坛情侣	(172)

初 恋

一

一年前，石莲香在柳林村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，一点儿也不起眼。象莲香这样二十岁上下的姑娘，柳林村少说也有三十多个，论长相，论打扮，论地位，论门第，怎么也轮不上莲香冒尖儿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只知道她是“菜王”石广治的大女儿，一位高中毕业参加了两次高考都落了榜的回乡学生。要说她跟别人不同的，就是她跟母亲沈彩女学会了一手裁剪的好手艺。农忙时她下田干活，农闲时在家缝纫。碰到人多的场合，她总往角落里站。要论相貌，实在没有多少出眼之处。椭圆的面盘不似梨花嫩，不似桃花鲜，倒象一朵藏在莲叶下的含羞的红莲。两只眼睛本来不算小，但是单眼皮儿。一口银牙儿又白又整齐，只可惜嘴唇稍厚了点儿。两只长辫子乌溜溜的闪着亮，可惜没留刘海儿。更让人遗憾的是，一副秀秀婷婷的身材，总是穿得普普通通、朴朴素素。不知她给别人做了多少件样式新颖颜色好看的时装，她却连一件也没有。她不是做不起，母亲沈彩女不知为此事数落过

多少遍，总说不动她的心。问她为啥，她说：“我怕人看。”平时，她言语极少，和人打招呼，就是那么抿嘴一笑，便低下了头。人家去她家里裁剪衣服，她总是叫母亲出面接待，给人家量尺寸。她藏在她的小屋里，默默地裁剪，默默地踏着她的缝纫机。她给人们的印象，也不过就是这些。所以，在日常话题中，谁也很少提到她。

就是这么一位默默无闻的乡下姑娘，突然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《露珠儿》，象空中蓦然开出一朵五彩礼花，不仅轰动了柳林村，连四邻八乡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被柳林小学的老师称之为：柳林村解放以来第二次爆炸性新闻。

这话也有一定道理。柳林村解放前是县城里大地主凤清家的佃户庄子。土改后那几年，很快有几家冒了尖，都争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学校里送。到了六二年，村里一下子出了三个大学生。当时全村人激动得象出了“状元”一般，给这几位学生披红挂花，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。打那以后，又过了近二十年，别说大学生，连中专生也再没出过。村里老头们都私下议论，柳林村的地气都叫那年一下子拔尽了。谁也没想到，风不响，枝不动，柳林村突然又飞起一只金凤凰。一个乡村的女孩子，居然在省报上登了文章，不仅柳林村的历史上没有过，方圆左近十里八村，全县七十万人中，有几个这样的能人？

这个新闻是先从小学校里传出的。五年级的语文教师张友三，对于每天省报上的大小新闻是必读的。他早已成为柳林村最有权威的新闻发言人。张老师在读到报上那篇一千多字的散文《露珠儿》后，开始就根本没有想到作者是石莲香，但他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亲切味儿。又读了一遍，发现其中的景物描写仿佛和柳林村沾点边儿。等他读完第三遍之

后，突然把办公桌一拍，惊叫了一声：“啊哟！乡亲们，咱们柳林村冒出一位女才子。你们看，她的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，在省报上发表了！”

他的同事们都受到了震惊，慌忙离开座位，争着看那份报纸。但有的摇头，有的含笑不语……

“哼，天底下叫石莲香的多着呢，这个作者是不是我们村的莲香，可别高兴得太早了。”

“是嘛，咱柳林村的莲香只知道做衣服，从来没听说过她会写什么文章，这肯定不是她写的。”

“咳，我说同志们，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，我敢肯定，这就是我们柳林村的石莲香。”张老师为了证实他的推断，他在办公室门口抓到一位小学生，命令他立刻把珍珠找来。珍珠是莲香的妹妹，本校五年级的学生，也是张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。

一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，瞪着一双疑惑的大眼睛出现在门口。张老师一把把她拉进屋来，劈头就问：“珍珠，你老实讲，你姐姐向报社邮过稿子没有？”

珍珠眨巴眨巴眼，观察着张老师的神色，又觉得办公室的气氛很不寻常，干嘛老师们都一个个瞪着眼儿瞧着她。她张了张嘴，半天一个字儿也没吐出来。

几位民办教师已经低头发出了笑声。

“珍珠，你不要紧张，这是很好的事儿嘛，你应当老老实实地讲。”张老师手里握着报纸，对珍珠竭力鼓动着。

“俺姐让我给她保密哪。我要是说出来，她又该惩罚我啦！”这小姑娘的脸型、身材，包括辫子、衣服和说话的腔调，简直和莲香活脱脱的一个样儿，只不过有高低、胖瘦和粗细之分罢了。

“珍珠，这有什么好保密的，你说出来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帮助她。再说，写文章就是叫大家看的嘛！”张老师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晃了一下手中的报纸，“你说了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叫你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呢！”

“张老师，我对你讲实话。我姐姐天天夜里看书，记日记，写文章，写得可多了。但她从不让我对外人讲，说我要是对外人讲了，她就不让我看她的书了。”珍珠说着，有些难为情地扯着辫梢上的蝴蝶结，这对紫色带金线的蝴蝶结还是姐姐送给她的呢。

张老师得意地瞟了同事们一眼，意思是说：“看，怎么样，不会错的。”

“啊，真想不到，这姑娘……”一位中年女教师发出慨叹。

“现在就是想不到的时代，奇迹还在后面呢。”一位才上任的民办教师，发表着自己的看法。

“珍珠，你看，你姐姐的文章在报上登出来了！”张老师把报纸展开，用指头指着上面铅印的“石莲香”三个字。

“哦呀，真的！这篇散文姐姐写好修改了好多次，还念给我听了呢。想不到，这么快就登了。”珍珠拿过报纸，扭身就朝外边跑去，“我姐姐还不知道呢，我让她看看去！”

当珍珠背着书包，手里举着那张报纸，一进家就蹦跳着大呼小叫的时候，莲香正在她的小屋里，面对窗口，蹬着缝纫机，给人家做衣服呢。她的心怦然一跳，莫名其妙地看着向她跑来的珍珠。

“姐姐，你看，你的文章在报上登出来了！”珍珠把报纸打开，指着姐姐的名字。

“哦——”莲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又仔细看了

看，一点儿也不错，报纸上那整齐的铅字印得清清楚楚，正是她的那篇散文。她一把抱住妹妹，把烧得发烫的脸贴在妹妹黑油油的头发上。

“好妹妹，这不是做梦吧？”

“瞧你，这不是真报纸吗？上午邮递员送来的。”珍珠觉得头发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她仰起脸，看见姐姐的眼睛里闪着两颗亮晶晶的“露珠儿”。她吃惊地抓住姐姐的手，“姐姐，你哭了？”

莲香在妹妹肩上擦了一下眼睛，把妹妹的手按在胸脯上。妹妹笑了：“姐姐，你的心跳得好快哟。”莲香点点头，脸上掠过一丝甜甜的笑意。

此刻，只有珍珠知道姐姐为这篇一千多字的文章花费了多大的心血。

“姐姐，你以后还写吗？”

“傻丫头，这还用问吗？”莲香没有回答，她很想拿起报纸，从头至尾把那块文章细细看它几遍，看报社的编辑是怎么给她修改的。可当她的目光刚一触及上面的题目，就羞得不行，两腮绯红绯红。

柳林村有名的裁缝沈彩女朝女儿房中走来，她看到两个女儿抱在一起的亲密劲儿，感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儿。

“娘，俺姐写的文章在报上登了。”

“登了就登了呗，啥金贵的。”

“俺老师说，报上一登，俺姐就出了名了。”

“出名顶啥用，还不是在家种地。”

“俺张老师说，俺姐有天才，以后可以当作家。”

“啥坐家？”沈彩女笑了，“她不是整天坐在家里做衣裳吗？”

珍珠再也解释不清了，她调皮地一笑，和姐姐眨了眨眼睛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娘，俺老师说过，现在写稿，还有稿酬呢！”

“啥稿酬？”

“稿酬就是报酬，就是钱呗。”

“哦，写一回能给多少？”沈彩女觉得挺新鲜，没想到女儿写文章也是一项能挣钱的“家庭副业”。

“咳，反正比你做两件衣服挣得多呗。”莲香的父亲石广治推着自行车从外头回来了，车座上的荆条篮子里盛着半篮鲜嫩的韭菜。他去菜地干活了，显然已听到闺女登报的消息。这位“菜王”解放后读过几年夜校，是村里第一批扫盲班毕业的农民。他平时常去学校看报，在家又爱听收音机，对世事是比一般的农民了解得多，思想也开通得多。他在脸盆里洗着手对妻子说：“咱可不指望莲香写文章挣钱，这个荣誉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哟。你不想想，乡下的老土有几个能在报上登文章的。”

沈彩女噗嗤笑了，从晒衣服的铁丝上抽下一条蓝格格毛巾，扔给丈夫。

“瞧你那得意的样儿，今晌午不吃饭就饱了。”

“咳，今儿晌午包韭菜饺子，再炒两盘鸡蛋。逢上这么个喜事儿，还不叫喝两盅。”石广治擦干了手，招呼小女儿，“珍珠，快把你姐姐的报纸拿过来，让我看看。”

石广治坐在小椅子上，指着报纸，喜得眯着眼，对妻子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咱莲香的名字！嗨嗨，这报纸上的名字能是随便上的，咱石家也有人上报了！噢，你看，这题目还带图，人家对咱闺女的文章挺高看哩。”

摘着韭菜的沈彩女对丈夫撇了撇嘴：“你呀，公鸡戴草

帽，别充鹰了。”

这句俏皮话把两个闺女都说笑了。姊妹俩蹲在娘身边，低头摘着韭菜。莲香抿着嘴儿，珍珠用袖子遮住脸儿，生怕笑出声来。

“咳，这个你不懂。”石广治在妻子跟前卖弄着，“这写文章可不象种菜、做衣服，人人都可以学的。这得有点文才。我早就看出来，咱莲香会有出息的。”

“爸，你说我就没出息啦？”珍珠指着自己的鼻子。

“俗言讲，会叫的雀儿没肉。你呀，聪明倒聪明，就是爱吵爱叫，做事不专心……”

不等爸爸说完，珍珠一捋袖子，捏着圆圆的胳膊说：“爸，你看，我身上的肉比姐姐的还多呢。”

小院里响起了笑声。莲香觉得今儿的太阳格外亮，风儿格外柔，树叶儿也格外绿，鸟儿的叫声也格外好听，一家人也从来没这么开心过。

一篇小小的文章真能把人的精神带到一个新的天地里去吗？

村里的年轻人听说莲香在报上发了文章，都跑来祝贺。第二天，县广播站又把莲香的散文广播了。这下识字不识字的都听到了，莲香在人们的心目中突然闪出了光彩，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更出人意外的是，本村在县城里做泥水活的张大猫，一个只上过五年小学的，从来没考过六十分的“好”学生，一个二十五岁还没有找到对象的临时工，竟然在村里郑重宣布，他和莲香早就谈上了，甚至大言不惭地夸口，莲香就是他的“未婚妻”！

又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，把整个柳林村都给震懵了。张

大猫这小子是喝醉了酒，还是犯了神经病？！可是，人们观察他的神气和口气，和正常的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只不过比平常的“醉猫”显得有一种不相称的严肃和认真罢了。

二

石广治是村里的大能人。人聪明，又识得字儿，一脸笑模样儿，和谁都合得来。村里不管谁执政，对他都挺客气。他没干过主事的官儿，大小总要挂个职。什么记工员，保管员，作业组长，副业会计之类。其实他的心不在当官上。一个柳林村，就是当个最大的官儿也莫过于支书、队长了。虽说都是杂姓儿，在一块儿住了两三辈子了，根儿不连秧儿连，整天撞鼻子碰腮，犯得着去得罪人吗？再说，以前运动那么稠，今几个你下去，明几个他上来，有几个干长的。石广治认准了一个理儿，农民嘛，也不要指望大福大贵，有个小康家庭就知足了。解放前，莲香的爷爷给任凤清种了一辈子菜，推了一辈子大粪。石广治从小就在菜园子里长大，长大了也喜欢种菜。早些年生产队里开菜园，都叫他领头。所以人称“菜王”。柳林村离县城六里地，从春天头茬韭到秋后落霜葱，石广治几乎天天早起拉着菜车子去县城里卖菜。自从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，石广治自己开了几亩菜园，又在菜园里养了几箱蜂。俗话说，一亩园，十亩田。就凭石广治这个精细劲儿，日子怎么也过不瞎。加之他的内当家是位方圆出名的裁缝。家中两部缝纫机，又新添了一部锁边机，每天接的缝纫活儿，搭灯做都做不完，要论靠劳动挣的收入，村里也没有几家能比的。他石广治感到遗憾的是，他妻子只给他生了两个丫头，再也不生了。早些年，他很想要个儿子，

就到处打听方子，给妻子乱吃药，可没等妻子再开怀，就实行了计划生育，他就死了这个心。从此，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。大闺女莲香和娘一个脾气，少言寡语，温温悠悠，爱动心思。石广治本想供养女儿念书，但希望却落了空。他和妻子一商量，不如实际一点好，就叫莲香在家安心学裁剪，好接她娘的班。说实话，沈彩女一个月裁剪缝纫的收入，不显眼也比城里的四级工拿得多。莲香文化高，好记性，眼疾手快，裁剪的手艺很快超过了母亲。况且，她裁剪的衣服，不仅尺寸捏得死，样式也是最时兴的，因此最受乡里青年们欢迎，来她家做衣服的人挤破了门。她做衣服做累了，心烦了，就去菜园子里转转，看看那满畦水灵灵的菜叶儿，各种颜色的菜花儿，还有那飞来窜去的小蜜蜂，挺有意思，心里就畅快起来。就这么不知不觉过了两年，家里盖了新房，新添了收音机、自行车、大立柜、梳妆台，银行里有了一笔存款，日子够美气的了。可石广治发现，莲香两道弯弯的眉毛时常微皱着，两只眼睛里也时常飘忽着忧烦的影子。一天到晚，很少说话，也很少笑，时常把胳膊支在缝纫机板上，手托着腮帮儿，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，静静想心思。只有去田野里和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才变得活跃起来。精明的石广治猜不透女儿的心。这吃不愁，穿不愁，赶集赶会又自由，有什么好愁的？给她钱，她不要；给她扯衣服，她不穿。夜里，石广治和妻子说起闺女的心事，妻子暗中一笑，用指头点了一下丈夫的脑门子。

“咳，别装迷啦，你不想想闺女多大了。”

不等丈夫答话，沈彩女便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懂事早。闺女一大就守不住心了，无缘无故也会添烦恼。”

“她要是有这个心事，咱就赶快给她寻个婆家。早就有

几家托人提媒，都被我挡回去了。”一提起女儿的婚事，“菜王”石广治心里有些“沉”。不知别人的心理如何，石广治觉得，打发闺女出嫁和娶儿媳妇总不是一个味儿。

“你不老又糊涂了，这事能是问出来的吗？”妻子责怪着丈夫。沈彩女是县农场里一位老兽医的女儿，当年也是一位很招人喜欢的姑娘，脾气文静，又做得一手好缝纫活，农场有多少小伙子都眼巴巴地围着她转，结果却被在农场菜园里当临时工的石广治娶走了。这对石广治来说，当然是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；对于沈彩女来说，人们都认为是一个谜。论相貌，论家底，论文化，在农场她闭上眼随便抓一个，也比石广治强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心却让貌不惊人、土里土气的石广治给迷住了。直到现在，她也说不清。石广治对她也真够好的了。表面上，家中的大小事儿都是石广治当家，妻子对他再顺从不过。其实，石广治处处都要看着妻子的眼色行事，半点也不敢违拗。说到这儿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。

一次，石广治去集上卖猪娃，一位买者说：“石大哥，你这猪娃真排场，一个个象泥捏似的。”

“嗨嗨，母壮子肥嘛。”

“这只啥价？”

“十三块五。”

“能不能少俩儿？”

“一个也不能少。”

“咋？”

“不咋。”

“过去石大哥向来买卖灵活，今儿就说得这么死？”

“你不懂。”

“咋？”

“这不是那。”

“是啥？”

“这是划了价的。”

“啊，是集体的？”

“不，自家的。”

“啊——我明白了，是石大嫂在家划好的价。”

“你明白了还问啥。”

“好，既然石大哥说明了，我不能叫石大哥回家受气，按价付款，分文不少。”

“大哥也不亏你，给，外加一把葱。想寻菜种子，到我那园里去找。”

“嘻嘻，这葱没划价吧？”

“去，快滚你的……”

这段对话被流传开去，再碰上石广治到集上卖菜，人们总开玩笑地问：“划价没有？”

谁知说到女儿的亲事上，那些老熟人也开玩笑地问他：“石大哥，你闺女划价没有？”

这句话，把石广治问得实在不好意思。一阵脸热之后，细细一想，这话也有点说处，回家便向妻子请教。沈彩女说：“这事儿我们做不得主，只要女儿乐意就好。”她心想，我们年轻时，不就是自己做的主吗。

这个口儿一开，登门提亲的络绎不绝。你想，就凭石家夫妻的人缘，日子过得肥肥溜溜，莲香又有一手裁剪的好手艺，谁家不想登门攀亲。石广治和沈彩女一时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，竟不知挑选谁家好了。谁知女儿莲香“一片冰心”，很快提出抗议：“你们要是嫌弃我，就把我撵出家门好了，何必这样折磨人。让我多心净一天吧！”

夫妇一听傻了眼，知道错猜了女儿的心思。立刻偃旗息鼓，把提亲人谢绝门外。过些日子，仍见女儿愁眉不开，烦恼不减，两口子终归是块心病，又不好直接去问。这日，石广治又要开了小聪明，把小女儿珍珠叫到跟前。

“二妮儿，听说你近来和你姐闹别扭了，可是真的？”

珍珠见爸爸故意装出正儿八经的样儿问她，觉得挺滑稽。她忍住笑，学着戏曲电影上的小姐，侧身一拜：

“爹爹，女儿不知此话从何处说起？”

石广治一看小女儿这个动作，就忍不住“喷”地笑了，上前揪住珍珠的辫子，说：“你不要出洋相，老实交代，你和你姐吵架了没有？生气了没有？”

珍珠扑了两下眼帘，问：“爸爸，你是才睡醒吧？”

石广治一愣神儿。珍珠噘着小嘴儿说：“要不，你怎么说起梦话来了。我和姐姐正好好儿的，你啥时见我们吵架来？”

“那你姐姐为啥近来不高兴呢？”

“都是叫你气的。”

“叫我？”

“就是叫你。”

“我咋气她啦？”

“谁叫你给她提亲，招来那么多媒人，絮絮叨叨，烦死人。”

“哎，好孩子，你跟爸爸说说，你姐到底想干啥？”

珍珠想了想，说，“我也说不清，反正她心里不畅快。爸爸，等我问问她，问清了再告诉你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，你问清了就快点给我或给你娘透个信儿，可不敢让你姐愁出病来呀！”

珍珠把爸爸的话对姐姐一学，莲香无声地一笑，两只眼

睛里闪着迷惘的光。生活过得不是挺好吗？她自己也说不清，按说也该知足了，可她为什么却感到闷闷不乐呢。她觉得生活太平静了，平静得象一潭死水，一点浪花儿都没有。她觉得心里缺点什么，到底缺什么？她回答不出。但一次偶然进城，她却得到了启示，心里萌发出一个新的奇妙的想法。

三

过去，莲香是极少进城的。家中有什么事儿，都有父亲进城卖菜时代办了，用不着她专门去跑腿。这天，她突然提出要进城，父母当然一百个支持。闺女整天干活，闷在家里，也该出去散散心了。娘忙给她拿出五十块钱。莲香摆着手说：“我不要，上次给我的还没花呢。”

“没花你就放着吧，这钱你带上，碰见什么中意的只管买，钱不够骑车子再来家拿。别省了，年纪轻轻的也不知道欢欢乐乐。”

爹把新买的凤凰自行车推到院子里，按了按车胎和车铃，把车圈擦得照见人影儿。乡里人买辆新车总要打扮得花花绿绿，车杠用彩色塑料布缠着，商标和尾灯用红绸布裹着。车座用绣边穗子装饰得富丽堂皇。叫城里人看见，被讥称为“老咋”。乡里人却不以为然，乡里人自有乡里人的美学。

莲香才不过数月没到城里来，就觉得县城又有了明显的变化。街道拓宽了，两边又起来好几座四层高的楼房。新开的各种商店几乎一个连着一个。设摊推车的小商贩是如此之多，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服装扯挂得到处都是，甚至把国营商店的门口也侵占了。还有那具有地方风味的小吃、茶舍等